

## 口述 麦收记忆

# 我的麦收情结

□ 魏翊恩

俗话说：四月芒种麦在前，五月芒种麦在后。家里不种地已有近30年，但一到麦收季，便会唤醒我那挥之不去的麦收情结。

我的家乡在阳谷县阿城镇陶城铺村，这里是阳谷县唯一临黄河的村庄。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年，生产队清理地块，逢地要每家分一块。有的地块比较长，土质有差别，就得截成两段再分。我家四口人分得五亩多地，一共是37块。最大的一块是四分地，最小的一块也就一领席大小。土地零散，耕种时，大多靠铁锹来翻整。收麦时，就得靠人工用镰刀收割。有的进出地的路都没有，只能把麦子捆起来，一捆一捆地扛到大路边，再装到地排车上拉回家。我们村东面和南面是黄河大堤，有十几米高。上堤的路虽是斜坡，但还是很陡的。一家两三个人，要把一车麦个子拉上去，是十分困难的。装好了车，只有在路口那里等同村过往的人帮忙推上去。要是去得早或晚，就得少装点，一家人将其拉上堤，有时还需要人工扛到大堤上一部分。光是收割运送，没有三五天，也忙不完。那时候刚刚分到地，没有见过这么多属于自己的麦子，高兴劲就甭提了，什么累啊、苦啊，统统忘到脑后了，有的只是对白面馒头的憧憬以及抑制不住的欢笑声。

生产队原来的打麦场，分到二十多户家庭名下，大家都去那里打轧，光麦垛就堆放满了。有的人家在路边，有的在地头辟出一块地来当场院。为了方便看管，我家就把自家院子当作打麦场。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，就是院子里一般进不去多大的风，没办法扬场。父亲就把轧好的麦子装好，拉到黄河大堤上，扬出麦糠来。把没轧好的麦穗头和麦糠，分别包好拉回家。等麦收完了，种上了玉米等秋作物，有了空闲时间，就会选个好天气，再把麦子拉到黄河大

堤上，暴晒一天，到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收起来，回家装到囤里。这个麦，才算正式过完了。人们都说过麦扒层皮，一点儿不假。

记得1992年麦收时，周一早晨我五点出发赶到位于阳谷县城的工作单位，点名完后，就给领导请了假，往家赶。五个多小时，来回一百五十里地。十点多，我又下地割麦子了。劳动，是最好的减肥良药。过麦时我胃口特别好，吃得多、喝得多，一天还能掉一斤膘，一周时间能减七八斤。

收麦时最盼望能有几天好天气，紧打紧收，确保颗粒归仓。《水浒传》第十六回白胜在黄泥岗挑酒时唱道：“赤日炎炎似火烧，野田禾稻半枯焦。农夫心内如汤煮……”麦收时才真的能体会到什么是火烧、汤煮。麦收时节，骄阳似火，干枯麦叶上的尘土，随着镰刀的挥动，直往鼻子里钻，真有火燎的感觉。熟了麦子个个麦芒如针，刺到手臂上又疼又痒。上有烈日，下有尘土，收麦就是一种历练。最怕的还是天气不好。麦收时节，时常会出现雷雨天气，给麦收带来不便。记得有一年，那天下午天气很好，天气预报也没说有雨。觉得天气没问题，也许是太劳累了，父亲说：“后院的麦子打回懒场（在地上摊开晒，不堆到一起）吧，天气挺好的。”谁知道，我们刚睡下不久，就听到震耳欲聋的雷声，风裹着雨突然袭来。我们一家人，急急忙忙起来去堆麦子。雨来得猛、下得急，转眼间就把我们淋了个透湿，麦子也被淋了。麦子堆好了，雨也停了，星星又眨起了眼睛。父亲苦笑着说：“晴了好，晴了好，明天是个好天气。”更为惊险的是另一次，也是夜里遭遇雷雨天气。麦收后，我家在房顶上晒麦子。白天摊开，傍晚收堆盖好，直到晒足成色，再放下来入囤。可是夜里突然狂风大作、电闪雷鸣。七十多岁的父亲，用筐装上几块砖头，登着梯子，爬上屋顶。我妻子在屋顶上蹲着接父亲递上来的砖头，就这样，父亲爬上爬下十几趟，才加固好

防风雨的塑料布。

一到麦收季，我就忘不了亲友和乡邻的无私相助。没有他们，我家过麦就难以过得顺利。大姐家离我家有七十多里地，一到收麦时，定好时间让他们来，他们全家人赶着车，一早就准时赶到。有一年，他们一家定好了周六来，可是前一天夜里下了雨。我不禁想，大姐一家还能来吗？到了下午一点，他们还是来了，因为路上不好走，他们比平时多花了很长时间。那些年，我家过一个麦，大姐家就得过两个麦，而且还得赶七十多里地的路程。收麦，要用很多农具，还要用到牲口，需要借用乡邻的。20世纪90年代之后，有的乡邻陆续购置了三轮车、脱粒机、小型收割机（只把麦子割倒），在我家麦收时，他们给予无私的帮助，至今让我难忘。直到1997年，我在阳谷县城有了房子，家里才不种地了，也不用麦收了。后来麦收时，我会去大姐家帮忙，直到她家用上收割机，我才真的不用忙麦收了。

麦收，充满了艰难和困苦，但是正是这艰难和困苦锻炼了我。麦收，还让我们加深了亲情，收获了浓浓的乡情。我多年没有参加过麦收了，可一到麦收，闻到麦香，那些往事就会涌上心头，劳累的苦涩味道虽然已经渐渐淡去，但是那浓浓的亲情和乡情，却像一坛陈年老酒，越久越醇，越久越香。

## 童年拾麦穗

□ 李晶

又到麦收时节。

看到收割机轰隆隆开过，不但麦穗变成了麦粒被装进大车斗，麦秸也直接被粉碎变成肥料。完全机械化的割麦过程结束了手割肩扛毛驴拉着石碾轧麦、农民扬场后才能得到干净麦子的时代，也彻底结束了一群妇女儿童行走在烈日下麦地里拾麦穗的历史。

可是我依然怀念拾麦穗的童年。

过麦主要是大人们的事儿，但孩子们在麦子黄得发白之前，就已经放了为期两周的麦假，等待着过麦这场农民最盛大的丰收节的来临。争秋夺麦，那几天，全家老少无一闲人。割麦、捆麦、装车拉麦、轧麦、翻场、扬麦是大人们的事儿；大人在前面割麦，小孩子在后面捆麦子、抱麦个子，装麦粒时撑布袋，忙里偷闲，再跑回家提着一大壶绿豆汤跌跌撞撞地洒洒地给大人送来，但小孩子的盛宴还是在割麦后拾麦穗。

麦个子都拉到场院里去了，金黄的麦茬在阳光下闪着光，热烘烘的空气里，散发出混杂着草木香气的浓烈麦香，落在地里的麦穗静静地等着一双双手把它们带回去颗粒归仓。于是，一大早，我们就被母亲唤醒，一人发一个小篮子，揉着眼睛踉踉跄跄地跟

在母亲身后，去拾麦穗。

有带着麦秆的麦穗，有没有秆的麦头，顺着麦垄横着、竖着，有的就像一条毛茸茸的小船，横在麦茬上。看到一个，我们就飞快地拾起来放在小篮子里。早晨的麦穗被露水打湿了，尖锐的麦芒也收敛了脾气。当太阳升高的时候，我们的小篮子就满了，所有的麦穗都倒在母亲带来的装棉花用的大布里。我们揉腰叫着腰疼，母亲就笑骂我们，说，小孩子哪有腰？我们就指着腰部，让母亲摸摸。母亲顺手给我们捋几下，说，好了，不疼了。

太阳升高了，天气开始变热了，麦子变得干爽酥脆，麦芒的牙齿也露出来了，但是田野里的乐趣也更多了。我们看到翠绿色的蚂蚱飞快地从眼前几个起落跳远了，有时跳偏了，还会跳到我们身上。每到这时，调皮的男孩子就丢下篮子，追着蚂蚱跑远了，直到母亲的吼声再度响起；田垄上的野草被割麦子的人踩塌了，现在又直立起来，葱葱茏茏的样子，偶有一条小蛇从草丛里游过，吓得我们蹦跳着吱哇乱叫；麦蒿上的小花在阳光下的热风里摇曳，没有了与之应和的麦子，但有一只漂亮的瓢虫沿着花瓣走向花蕊，缓解了它的孤单。累了，坐在田垄上，沐浴着夏日阳光，吹着热烈的风，看着无边的麦田和田野里的花草，头顶上的那朵云悠悠地飘向天边。

家家户户几乎都要拾麦穗，所以一定要起大早去拾，那时候，整片麦田都是属于你的。运气好的时候，不但小篮子满了，大布包也满了。在其他羡慕的目光里手提肩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那叫一个骄傲。

回到家，赶紧打开布包，把麦穗摊平晾晒。等干得麦壳要爆皮，母亲就拿根大棍子使劲敲打。麦粒跳跃而出，麦壳顺风飞扬。打完了，拿簸箕把麦壳簸掉，一粒粒饱满的麦子就挺胸凸肚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。母亲开心地说，磨了面，给你们蒸大白馍馍吃。

我们知道，在那个小麦亩产只有三四百斤的年代，这些麦子是我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补充。当然，不仅夏天拾麦穗，秋天收完豆子之后，我们也会去地里捡豆粒，冬天会满地地奔走，寻找落下的地瓜和胡萝卜。

在聊城一中读初中时，学校还有农场。麦收时节，老师对正在读初一的我们说，今天的劳动课是去拾麦穗。我们一听，立马就炸了，个个手舞足蹈，一出教室，队还没排整齐，几个男生就一溜小跑奔向麦田。按照任务分配，一人负责拾六垄，看谁拾得又快又干净，我们一到地里就弯下腰飞快地拾起来。无一例外，胜利者都是农村来的孩子，尤其是女孩子。看城里孩子不服气的眼神，农村孩子那叫一个得意：哼，不知道我们练的是童子功吗？